

论沈从文的妇女观

陈林群

再也没有比沈从文更坦白的了，“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如果娇小美丽、善良纯朴、活泼可爱的翠翠、天天们不是沈从文人性理想的具象化体现。那么，还有谁配被供奉在这座神庙中呢？有意思的却是沈从文竟是以这样的口吻来议论女性的：“天生一个女人，她的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②“女人就应作女人的事。女人的事是穿绣花的花裙，是烫发，是打粉，是用胭脂擦嘴唇，是遍身应洒迷人的贵重香水，没有别的！在读书中间，也不忘记这类事，这女子算一个好女子。”^③在五四新文学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旋律中，沈从文的观点显然是不谐和的变奏。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的议论，细察他对女性形象的刻绘，我们将发现沈从文内心世界的矛盾复杂处，并引出一些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一、关于女性——美与美的鉴赏及妇女解放问题

对于信奉“美在生命”的美学观的沈从文来说，美既然在一切有生之物中，那么对上帝付予女性的纤丽柔美的欣赏，就莫不合理合情。在他眼里，女性之美，犹如天上的虹霓，夜晚的月亮，令人生出诗意的遐想。

“女性没有美，我们的世界，便长久是阴郁的梅雨天气，再不会有万花齐放的三月春天了。”^④这种对女性美丽外貌的夸张赞美，固然可见出沈从文一贯的对于美的事物的欣赏的美学观，但其中恐怕又包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内容吧。“美的审定同时有优

生选择的意义，是以把一个不漂亮的公主同到一个标致乞丐少女一起，按照爱情自然趋势，人所要的仍然是乞丐。”^⑤这显然同叔本华的“两性之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其所表现在种族中的，也不外是‘生存的意志’而已。”^⑥不谋而合。美丽的女子使人爱恋而产生伟大动人的情感，但这伟大之处乃基于子嗣的延续，种族的生存上，而生儿育女更多的是女性的责任。“想使人人对这世界更觉得可恋，同时对这世界感到不满，就全在女子！一个民族的活泼努力，是因为有女子这东西站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刺激”^⑦。再明白不过了，美丽女子首先是如风景画般值得欣赏的一件东西，其次是优生的工具，最后是刺激男子向上或使男子堕落的尤物。丑陋的女子当然就连这点价值都没有了。无论出于上述的哪一点，透过表面的赞赏，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和男性们，都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女性的蔑视，从而大大地疑惑沈从文为何在妇女问题上这么缺乏意识。实际上，沈从文这种赞赏与蔑视互相掺杂的妇女观，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学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探讨的无力与

①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2页。

②③ 《一件心的罪孽》，小说集《老实人》第154页和第160页。

④⑤ 《一件心的罪孽》，小说集《老实人》第169页。

⑥ 《性爱的形而上学》，见《叔本华论文集》第82页。

⑦ 《一件心的罪孽》，《老实人》第169页。

肤浅。显然，要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比单纯地把妇女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要困难得多，对妇女的偏见有着更深的文化心理背景。

自从父系氏族替代母系氏族后，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被认为是次于男性的第二性。不平等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然而，经济独立的女子却并不能与男子并驾齐驱在这个社会里。女性次于男性的意识，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刻板印象，使人见怪不怪了。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沈从文当然也不可免，只不过，他表现得更加坦率而已。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寻求妇女解放途径的作家，他们虽然看到了不幸女子的痛苦人生，却不能了然其根源。莎菲女士虽然多才多情，但她的理想终不免被自己生为女人的弱点（无奈到放纵自然本能）所毁灭^①；张沁珠想游戏人间而终不免被人间游戏，求超脱而不能^②，结局都一样，童养媳和女工们的被同情，只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女人应得的家庭幸福和温饱，然而，那些得到了这些满足的知识女性又怎么样呢？王曼英还曾参加过大革命的风雨战斗，到末了也只能凭借自己女人的“优势”，以报复男子为借口放纵性欲，想与男人们抗衡，终不过害了自己^③。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可是，更艰巨的是要从传统的固有观念下解放出来，使整个社会的观念全面而彻底地改变，使女性有了真正的人格独立，这将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心路历程。

沈从文显然无意于同这些作家一起探索男女平等之道，这在他看来是大可不必也决不可能的。因为女性自有女性的价值，美就是她们的价值。按照人性的标准，只有欣赏女性的美，才是对她们的尊重，因此，沈从文作品多以天真美丽、无知无识的小女儿为主角，他仅仅刻划她们作为自然之子的极世俗的生活，在她们身上是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可言的，然而，她们的盎然诗情和一派清波

令人不由得要奉她们为神而拜倒在她们脚下。美的总比丑的好，它能使人产生高尚的情操，这或许正是偏见给予沈从文的独特发现？女性失去了美，也就失去了价值，难怪《爱欲》中的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恢复了王后的地位时，却因美貌已衰自刎而死。^④

“人的生活是两种意义，精神物质各一半；但女人，求知识的结果是经济独立，是物质上有机会自谋，然而空有知识缺少美的人，那这人虽活下来，却并没爱，没有爱，仍算不得生活！”^⑤对美貌强调如此，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处处可见。美女会使奇迹发生。扇陀仅仅凭着她的美丽，就使人兽所生的仙人降服在她们的脚下^⑥。力所不能征服的，美反而能征服，爱美之心固然，人类的生物本能才是关键之所在。人们的正常生理欲求的满足是生命的最基本的意义，也是沈从文人性理想的最基本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人格、品德及智慧、理性这样一些人性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沈从文认为萧萧在经历了被人诱奸的“劫难”后倒变得更像个妇人，而上吊脚楼去嫖妓女的人们也并无不人道。《丈夫》^⑦被认为是人的尊严觉醒的佳作，然而觉醒的不过是男子的尊严而已，作者是从丈夫的角度写人性的觉醒的，他并没有体会到那个其实是真正的悲剧主角的妻子内心深处的痛苦，在他眼里，她做妓女只不过是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罢了，她是没有什么尊严可严的，使他感叹的倒是受了都市文明熏染的妓女不如以前纯朴可爱了，这多少有点把女性贬为生物而使人厌恶。沈从文没有或不愿正视妓女们低下的社

①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② 庐隐《象牙戒指》。

③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

④⑥ 《沈从文文集》第5卷《爱欲》、《扇陀》。

⑦ 《一件心的罪孽》，《老实人》第168页。

⑧ 《沈从文文集》第4卷。

会地位和妓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更未能从真正的人性出发，体验女性作为“人”的痛苦，这或许也是他的人性标准使然吧，强调女性的生物学上的意义而忽视女性的社会意义，这是沈从文对妇女产生偏见的原因，也是使得他的妇女观矛盾复杂的原因。但沈从文有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他对性爱及都市女性的看法。

二、关于性爱——都市世界和湘西世界的比较

性爱，一向是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视为不洁的禁区的。《金瓶梅》以淫荡的笔调写淫荡者的罪恶，毫无美感可言。《红楼梦》里的痴男怨女们是不屑于肉体享乐，贾宝玉也只敢在袭人身上做这种尝试。“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伦理思想支配了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人生态度，要么节欲而至变态，要么放纵而至淫恶。性爱，这最自然不过的生理欲求，用一种似乎纯洁实际上变态的肮脏眼光扫视过后，被排斥在正常的欲求之外，更不用说表现于文学作品中了。

沈从文却独辟蹊径，在早期的《雨后》^①、《阿黑小史》^②、《月下小景》^③等作品中，他为我们描绘了充满审美欣赏的乡村小儿女的性爱游戏。然而，这终不过是比较低级的美学境界。如果不是从作品中透露出隐藏在男欢女爱后面的忧愁，如果作者对性爱和女性的描绘仅仅停留在欣赏自然状态的审美层次，那么，他的作品引起误解也无可非议。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使是在他较早的创作中也已表现得十分充实。青春易老，红颜易衰，女子大概都逃不脱这种结局。“我告诉你，我也总有一天要枯的，——一切要枯，到了八月九月，我总比你们枯得更早。”^④阿黑被意外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果真枯萎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使沈从文的诗意笔墨处处笼罩上宿命论的阴影。惟佑和心爱的姑娘不能完全地得到彼此，只能到天堂里去完成灵与肉的融合（当地习俗，认为处女是不吉利的，必

须贞操交给丈夫以外的男子）。恐怕并非纯粹的习俗所致吧，萧萧逃离了习俗的制裁，却逃不了一样的悲剧人生。美得使人哀怨，也是沈从文想把握生命、渴望人性复苏长存却无能为力的体现吧。生命必须合乎理性，才能在短瞬间获得永恒。然而，应该是合乎理性的都市男女却被金钱、物欲控制着，身不由己地陷入污泥之中，相形之下，湘西人虽原始但自在自然和顺应天然的性爱，则更符合沈从文的审美趣味和道德要求。

乔治·桑塔耶纳指出：“审美判断主要是积极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对好的方面的感受，而道德判断主要地而且基本上是消极性的，亦即是对坏方面的感知。区别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审美感受中，我们的判断必然是内在的，是根据直接经验的性质，而决不是有意识地根据对象毕竟实用的观念；反之，道德价值的判断，如果是积极性的话，则往往根据它可能涉及的实利意识。”^⑤如果说改造社会、改造人性是沈从文可能涉及的实利意识的话，那么在都市诸作中，沈从文显然表露了他的道德批判的兴趣和倾向，尽管他一向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但他并不反对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它的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功用。

被文明抑制，被金钱控制了都市世界，人性扭曲成畸形。隐藏在文明自由、新式婚姻后的虚情假意、道德沦丧。因此，沈从文认为，一个妓女也“是比之于卖身于唯一的男子的女人是伟大的。用着贞节或别的来装饰男子的体面，是只能证明女人的依傍男子为活，才牺牲热情，眷恋名教的。”^⑥道德偏向由此可见。妓女们尚能自食其力，

① 《沈从文文集》第2卷。

②③ 《沈从文文集》第5卷。

④ 《雨后》，《沈从文文集》第2卷第91页。

⑤ 《美感》第16页，缪灵珠译。

⑥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沈从文文集》第2卷第108页。

而都市女性只能把自己绑定一个男人，换取一生的保障，然而，生活依然是无聊和空虚，打麻将、调情便成了都市男女的全部把戏。这种堕落的男女关系只能把人类带到毁灭的悬崖。不是吗，男人们一个个都变得委琐、胆怯，丧失了男儿应有的血性和果敢，相形之下，知识女性倒更富男性气质。士平、陈白只会争风吃醋，在自尊自爱的梦面前却象无言的奴婢。不过，梦再高傲，没有男人的奉承，她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她最终不得不投入形容憔悴的宗泽的怀抱。^①女性渴望雄强精神，正是时代缺乏这种精神的信号。而女性在渴望的同时，自己也变得雄性化。沈从文倒并没有抹杀女性渐渐苏醒的自我意识，只是他对妇女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他的女主人公们无一不是失败者。《薄寒》^②的女主人公寻找着力的拥抱，却被当作妓女看待，如葵^③的举动又使谁更痛苦呢？为了报复海先生不爱她，她施展出全部魅力使海爱上了她后，她离去了。即使是相互爱恋的人，也会担忧这爱会枯萎，难怪都市一妇人要弄瞎丈夫的眼睛^④。这一幕幕迥异于湘西男女自然关系的恋爱把戏，实在是画尽了都市男女特别是男子们的嘴脸。是什么使都市人变得这样委琐、庸俗、怯懦？沈从文的结论是果断的，是物质文明，是知识和教育。

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都市社会的必然结果是人性的异化。和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必然伴随着某些价值的被破坏一样，人性异化也是文明进程中人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永远是一对无法调节好的矛盾。文明与原始，一个使人向往，一个使人眷恋，而当大多数人轻易地接受了文明的到来时，文学家们则在文明里看到了人性的沉沦，而在原始性中找到了仍然保存得较完整的人性。美国的西部文学，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西欧的现代派乃至中国当代的寻根思潮，对文明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拒斥，使他们倾向于比

较原始和荒蛮的文化。我们不能否定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批判，但当他以相对落后的湘西作为参照系时，他的价值取向不免也指出了封建宗法制的湘西。这种基于人性但又相对倒退的道德观的产生，只能说明沈从文批判武器的软弱无力。湘西事实上“神”已解体，现代文明也已春风化雨般浸润着湘西，沈从文却只看到文明给都市带来的腐朽的一面，因而担忧湘西农村保留得较多的人情会被破坏。他未能看到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或者说，他不愿如此看。如果说他早期的湘西题材作品更多地表现了地方特色的话，中后期的湘西诸作则相对于都市诸作而更多地体现了他的理想追求。他不仅对湘西世界里存在的不合理的习俗、封建道德观、伦理观及山民的劣根性一起作了否定，他还改变了他的审美趣味。性爱描写渐少，且用较节制的笔写，翠翠、天天们也已不再是阿黑、萧萧们听任天命的小女儿了，她们身上溶铸了更多的沈从文的人生理想，不再是听任摆布的牺牲品了，虽然她们仍然无知无识。使她们获得把握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什么理性精神，而是与她们的美貌一样与生俱来的内在力量，当然，她们不能也不必自觉。

“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才会思想，给她们地位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法律使她生活得象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象样一点！”

“女子自己是不能产生罪过的！上帝创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尽了他造人的责任。可是你们男子办教育的，作文夫的，以及其他制香料化装品的，贩卖虚荣的，说谎话的，唱戏扮王子小生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堕落

① 《一个女演员的生活》，《沈从文文集》第3卷。

② 《沈从文文集》第6卷。

③ 《如葵》，《沈从文文集》第5卷。

④ 《都市一妇人》，《沈从文文集》第4卷。

了。”^①

我们并不能苛求沈从文象当代人一样理解妇女，然而，正因为传统文化的羁绊和现代意识的薄弱，使沈从文溶铸在女性形象中的审美理想、人生理想甚至社会理解都不可避免地有了局限。女性形象的类型化、人生理想的忧郁色彩以及社会理想的封建宗法制情调，无一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口味。沈从文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他曾在作品中流露过对延安生活的向往（沈从文不安于生命的停滞，而喜欢尝试各样的生命形态，对延安的向往并不完全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的向往，而是厌烦了旧生活时想重新体验一种人生，从而看到自己生命的活力），但他终究未能去延安，机会和定了型的人格都局限了他。他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也就此形成了他的局限。当然，我们不必为他抱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关键是他在这个范围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

沈从文毕竟不是一个批判家或人类学家，他更主要的是一个美的欣赏者和创造者，对于人性的广泛描绘，使他的作品呈现多种风格，也唯有他才敢这样深入人类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作这样的探险。如果说鲁迅用的匕首和投枪或解剖刀，那么，沈从文用的则是画笔，正如刘西渭所说：“沈从文先

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②《八骏图》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又忧伤的图画啊。“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正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③连达士先生也慨叹“这世界没有‘新’，连烦恼也是很旧了的东西。”^④达士原来被一女子追求，他却追求媛媛，媛媛则对另一个男子有好感，如今，教授庚爱着黄衣女子，而黄衣女子却追求达士，达士又已是媛媛的未婚夫了。“阳光下头无新事”，或者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其实都一样，沈从文想寻找变的途径，无奈人性理想羁留住了他，使他深陷无常的世界，因而矛盾重重。他深信未来是美好的，人性是善良的，正如马斯洛所坚信的那样，但他虽然缺乏真正的支柱，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他的理想是相悖的，他不能象鲁迅一样地放下小说，拿起杂文的匕首。他是孤独的，但又是执着的。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会使人们永远记着这个对女性充满偏见和偏爱的作家的。

①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60页。

② 《边城》与《八骏图》，刘西渭《咀华集》。

③ 《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74页，司马长风著。

④ 《八骏图》，《沈从文文集》第6卷第173页。

